

矜矜而羞澀的心

—陳惠萍



記得第一次和泯儒學姊見面的情形，那是一年級下學期的時候，有位室友休學，而學姊住了進來，知道她的視力不好，但仍難掩心中的忐忑，因為不知道如何幫助她？不知與之如何相處...？

學姊進來時，我們跟學姊打招呼，可是學姊沒有理我們，這種感覺很不好，但我們沒說什麼。之後，學姊終於和我們說話，但話也不多，最多打個招呼。隨著日子慢慢的流逝，終於藉由時間的累積，總算熟了些，學姊也比較會和我們說話，但大多時候都各自做各自的事，學姊的生活也都很正常。

在我和學姊成為朋友之後，終於知道學姊不理我們的“祕密”，原來學姊不知道要和我們說什麼，而且與我們不熟，就沒理我們，我還聽學姊說，她在一年級剛搬進宿舍時，面對陌生的環境和不熟悉的人，會害怕而哭泣。我知道原因以後，終於放下心中的大疑問，之後的相處，覺得她為人還不錯，只是太害羞及太內向了。當學姊問我要不要當她宿舍的伴讀生時，欣然答應，因為住宿舍不但便宜又方便、又能幫助學姊，助人、助己的事，何樂而不為？但當了伴讀生之後，才發覺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。

二年級一開學，學姊多數的課都和我們一起修，而學姊認識的也就我一個人而已，所以好幾科的伴讀生都是我，因為學姊不知道從何找起，也會害怕陌生人。所以學姊的交友圈很難擴展，雖然我也不是很健談的人，但是我會認真聽，並給予適當的回應，該大笑時大笑，也不吝嗇於發表感想，其實朋友就是從簡單的聊天中慢慢建立起來，並不是談話的內容都要有特殊意義，只是談得來，覺得這個人不錯，就會成為朋友；但學姊好像有防衛心，說話總是小心翼翼，話不多，像怕講錯話似的，怕別人討厭她、怕傷到別人、也怕別人傷到自己。

後來，我會介紹我的朋友給學姊認識，也讓他們知道學姊的難處，同學們也很願意和學姊做朋友，而學姊在經過一段時間後，就能和他們熟絡起來，也會互相打招呼、聊聊天，我覺得這對學姊來說，已經算是很大的進步，但我覺得這樣還是不夠。我知道學姊看到的人、事、物只呈現一個有色彩的影像，無法看清對方的表情及輪廓，如此的“視覺”讓學姊心生不安，因此，只敢和比較熟的人說話，所以和學姊說話一定要有耐心，才能慢慢的和學姊成為朋友。



至於生活方面學姊都能自理，只有少部份需要幫忙，像是學姊到餐廳時需有人陪同，在學姊選定要吃那家食物時，我就會唸食物的名稱讓學姊聽，再由學姊自己點菜；上下樓梯時，有扶梯就讓學姊扶著走，如果扶梯太矮或沒有，則伸出右手讓學姊挽著走；當學姊要用手機時，幫學姊播打號碼；如果學姊太晚還沒起來就叫學姊起床；有傳單或是要填寫的資料就幫學姊填；如果學姊要外宿就幫學姊填外宿；上課簽到幫學姊簽....等等，隨時注意學姊的身體狀況。

學姊有點被動或者說是不敢反應，像去買便當的時候，有些人還是不知道學姊的情況，而發生了一些尷尬的事，學姊不挑菜，商家還一直問這個好不好？那個好不好？我看學姊沒反應就跟店家說明：「她視力不好看不清楚東西，你幫她挑就行了，謝謝。」，之後回到宿舍，我才又和學姊說你可以說出自己的情況，不然這種事會一直發生，學姊坦言她不想太多人知道她的事，我就說需要適時讓別人知道，像朋友、同學、師長，或是你常去的商家，陌生人當然不需要，可是該知道的還是要知道，不要怕受到傷害，而損失了自己的權益。

其實學姊還是很脆弱的，很怕受傷害，所以有時候的一些反應，請大家要多體諒她，不過也不用太小心翼翼，因為這樣反而會讓學姊不舒服，只要是你真心的付出，學姊也會真誠的對待你。

